



福地

PARADISE

盛可以 - 著

SHENG KEYI

中国女性文学奖
华语文学传媒大奖
获得者

SHENG
KEYI

盛可以

最新小说集

/ 敏 锐 尖 刻 / 诗 意 流 淌 /

残忍、荒诞、令人迷恋
的

6
个故事



福地

PARADISE

盛可以 - 著

SHENG KEYI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福地 / 盛可以著. — 成都: 四川文艺出版社,
2016.9 (2017.3 重印)
ISBN 978-7-5411-4432-5

I. ①福… II. ①盛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②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218473 号

FU DI
福 地
盛可以 著

策划出品 文治图书
责任编辑 燕啸波 周 轶
装帧设计 九 一

出版发行 四川文艺出版社 (成都市槐树街 2 号)
网 址 www.scwys.com
电 话 028-86259287 (发行部) 028-86259303 (编辑部)
传 真 028-86259306

邮购地址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四川文艺出版社邮购部 610031
印 刷 河北鹏润印刷有限公司
成品尺寸 135mm × 200mm 1/32
印 张 6.5 字 数 130 千
版 次 2016 年 10 月第一版 印 次 2017 年 3 月第二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411-4432-5
定 价 39.80 元

文
治

微博：<http://weibo.com/wenzhitushu>
小站：<http://site.douban.com/wenzhi>

目
录
— contents —

- 1 福地
- 81 喜盈门
- 114 弥留之际
- 129 香烛先生
- 143 算盘大师张春池
- 180 小生命

福地

1

“新来的？叫什么名字？”穿绿长袍的女孩走过来，双手搭我肩上，像要跟我跳舞。

她有一双羊的眼睛，在动物世界，当狮子打算撕开羊的喉管时，这双眼睛会问“为什么”。

“算了，柠檬，没看出来吗，她是个白痴。”

“竟然还带着狗——是条吉娃娃呢。”

“她也就十五六岁吧？——喂，小姑娘，趁你有胃口，赶紧吃，用不了多久，你就会吃什么吐什么的。”

“168号……”一个女人用指头描了一遍绣在我胸口的数字，顺便在我乳房上画了一圈，“这儿可真是熟透了……”

女人们笑起来。

“瞧吧，她这样剃着光头，穿着带编号的白袍，比谁都像个囚犯。”

穿红长袍的大肚子女人摸着我的脑袋：“你先得有一个水果名字——”

她们叫她“苹果”。她身上淡淡的香皂味像妈妈的。她很结实，脸是圆的，眼睛是圆的，鼻子边那颗痣，像墙角的青苔，手指头轻轻一压，就能挤出水来。妈妈在屋里叫喊，好像有人在揍她。鸟在屋顶上的杂草中啄食，被妈妈的号叫声惊起，叽——，它们像子弹射进灰茫茫的天空。树叶已经落光了，折了的枯丫子吊在树上，像断指一样，晃来晃去。地坪上人很多，男人们忙着做轿子，将睡椅绑在两根楠竹上，搁上扁担。麻绳缠来缠去，竹制品发出吱呀吱呀的声音。看热闹的女人抱着孩子，嗑着瓜子，一点也不担心妈妈的叫喊。

“我生我们家老大时，喊得比她还吓人。”

“我们女人家，别的本事有得，就是忍得痛。”

两个男人抬着妈妈走出来，她的头发湿漉漉地糊在脸上，下身全是红的。妈妈被搁在睡椅上，她眼睛闭着，嘴巴抿着，睡得很香。他们到镇里打了一个回转。妈妈被抬回来的时候，以同样的姿势躺着，也是这种表情，只是头发干了，脸色更白。她累了，都懒得睁开眼睛看我一眼，直到她睡进泥巴地里，也没有问我吃饭了没有。

“就叫她哈密瓜吧，反正是哈里哈气的。”

“我看蓝莓挺适合，她脸上有种淡淡的忧伤。”

“不对，她像桃子，桃子，性感又多汁。”

“车厘子吧，小巧玲珑，又新鲜，又精致。”

“哈哈，叫笨西瓜算了，反正是谁都可以劈上一刀的。”

女人们给我取名字，逗我带来的小黑狗。饭吃到一半，我就成了“桃子”，黑狗被叫作“福气”。

2

一个胖男人走进餐厅，灰色西装，猪血色领带，板着脸，似乎丢了东西，眼珠滚来滚去，要从我们中间揪出贼来。穿迷彩服的后生跟着他，头发软塌塌的，皮肤很白，脸上黑痣散落。

“064。”胖男人喊了一声。

“到。”苹果用手护着肚子，慢慢站起来，结实的肌肉突然松松垮垮的。

“自己老实交代问题吧。”胖男人仿佛黑暗中的哨塔，翻了翻小眼睛，眼白像探照灯一扫。

“……我未经基地允许，违规写信，按基地规章制度第六条第四款，罚款一千……”

“完了？”胖男人盯着苹果的脸，像一条狗等着主人吐出嘴里的碎骨。

“我错了。”碎骨吐了出来。

“大兵，严惩不贷。”胖男人叼起骨头，乜斜着眼，好像被烟熏得厉害。

“请牛总统放心。”

他们离开餐厅，像一艘船驶离。

女人们水一样重新聚拢。

“牛肉丸是个机器人，太过分了，咱们得想办法煮一煮他。”柠檬说。

“算了吧，忍一忍就过去了。”刚呕吐完的瘦脸女人说，“一个月批准写一封信，我看也够了，我连这一封都不想写——代孕哩，有脸谈。”

“雪梨，别自己看不起自己，”说话的女人长着大眼睛大嘴巴大鼻子大门牙，“替别人生孩子，卖子宫，又不是卖×。”

“哦哟，榴莲，你是很自豪了？你了解唔话你亲朋好友知？”雪梨一副又要呕吐的样子。

“你能说普通话吗？舌头都捋不顺还……”

“我说的就系普通话。”

“你俩又铆上了。”柠檬打断她们，“明知道牛肉丸最怕我们齐心。”

“……打电话他们要监听，写信他们要审查……他到底怕什么呢？我们不就是想熬过这十个月，拿了钱走人吗？”

“得了个白癜风，就当自己是白种人，只差在鼻子底下贴一撮毛冒充希特勒了。”

“希特勒是谁？”

“一个变态佬。”

“我们每个人到这儿来，都有自己的原因，但现在我们面对的问题一样，不能任由牛肉丸宰割。我们要搞清楚，他这样的地下公司，实际上是怕我们的。”柠檬的眼睛变得像豹子眼那样明亮。

刺耳的铃声响过，胖男人——牛总统又进了餐厅，身后是两个穿迷彩服的，一个刚刚来过，另一个叫小将。小将像一头水牛，两腿笔直，蹄子套着黑靴。

福气摇尾迎过去，挨了一脚，夹着尾巴跑到我身边。

牛总统闭着嘴，像检阅军队，眼睛在餐盘上缓缓移动。

“123，为什么不啃干净骨头？”他在盘子里扒拉两下，扔掉筷子。

“这种骨头，只有狗才啃得干净。”柠檬的脖子很细，挺得很直，“我已经尽力了。”

牛总统从不同角度看着骨头，没吭声。他继续往前走。看到空空的盘子，很满意，抬眼看一看盘子的主人，一副马上要笑的样子。但他始终没有笑出来，就像努力憋住一个屁。

“这又是怎么回事？”牛总统走到榴莲面前，背着手，挺着肚子。

“有股猪屎味。”榴莲回答。

“记下。按照规章制度办。”牛总统吩咐大兵。

“饭菜难吃，是厨房的问题。”榴莲抗议。小将看着她。

“别人都吃了，你为什么不能吃？”牛总统眯着眼，转向另一个，“088，你说说，你为什么能吃那么干净？”

“报告牛总统，我觉得我还吃得下两份。”088脸红扑扑的，受到表扬后就更红了。

“草莓，你可真是谄媚。”柠檬说道。

“定餐、定量、定时、定味，是饮食准则，遵从科学饮食，对母亲和胎儿都很关键。”牛总统踱着八字步，“为什么那么多基地倒闭了，我的基地却越来越兴旺？因为我经营得好，客户信任。我，顾客至上，以人为本。你们要搞清楚，罚款的目的，归根结底，还是为了你们好。这里是你们的福地。”

“你不是以人为本，是以胎儿——钱为本。”

“母体不好，胎儿能好得了？扯淡。我这儿出去的产品，没有一件不合格的。”

“产品？你认为婴儿是产品？”

“对，产品。”牛总统看起来想上厕所，“你们就是产品制造者。”

“难道我们不算母亲？不配得到尊重？”

“母亲？”一个圆滚滚的哈哈从牛总统薄薄的嘴皮里弹出来，“你们不该那么想。你们只是一所房子。打个比方，邻居养了一条哈士奇，因为出差，哈士奇暂时放你屋里寄养，然后付你一些费用。就这么简单。”

“我们是人。”柠檬说道。

“当然，你们是人，是产品制造者。”牛总统又露出那种烟熏眼睛的表情，“明白这个道理，你们会过得更轻松。”

小将突然走到我旁边：“这儿不许养狗！”他揪住福气脖颈上的毛拖拽。我抱紧福气。福气呜哇哭叫。我张开嘴，喊不出声音。那只揪着福气的手，冒起青筋。我一口咬住那只手。一股咸味涌上舌尖。手的主人“啊”了一声，松开了。我退到墙壁。福气舔着我嘴角的血。那不是我的。

雪梨掏出创可贴，给小将封住伤口：“放心吧，她打过疫苗的。”

这句话带来了笑声。连牛总统也没忍住。

4

玻璃窗裂缝像闪电。

“问水，我去买吃的，你站这儿别动。”木脑壳的后脑勺在人群中忽隐忽现。

我沿着商铺一路走，一路数砖块。

“问水，莫跟木脑壳耍，他会把你卖掉的。”村里人说。

我没找到木脑壳，跌了一跤。妈妈发现我裤子上的血，一路哭着找支书，支书召集村长、队长、组长、出纳、会计、妇女主任一起开会。“木脑壳的情况大家都了解，他是个傻子，还有个瘫子娘……都是乡亲邻舍，事情闹大了，对孩子也影响不好。”

“书记、村长、组长，各级领导都在，你们可是要给出一个公道。”

木脑壳的妈妈趴在木脑壳背上，找村支书，说要是不帮她，她就死在他家里。

妈妈拿到了公道，牵走了木脑壳家的大水牛。爸爸的病花光了大水牛。妈妈要赊账。医生说医院不是他开的，是公家的。妈妈不认识公家，她没有他的地址，也没他的电话。公家是个坏男人，我猜他也没有什么朋友，连村里那些没见过他的人，

都经常骂他的娘。他的娘要是知道这些，会很伤心。谁敢抓得小鸡吱吱叫，老母鸡会啄人。要是有人喊我白痴，妈妈就会拿扫把扑过去。

镇里很多人不干活，就爱吸白粉。没钱了，就到乡下捞。遇到戴金银首饰的妇女，明抢，谁要是反抗，他们就用刀子。夜里头上房揭瓦，撬门进屋，值钱的就拿，连腊鱼腊肉都要。人们把狗拴起来，门上加一把锁，屋里留一盏灯，一有动静，就大喊一声：谁！语气里好像拿着菜刀。人们管这些人叫毒鬼子。木脑壳后来和他们搞到一起，把各家各户的底细报给他们。木脑壳有了钱。还弄到一部苹果手机。一个人打游戏，跺脚骂娘。他大声讲电话，戴着耳机，从村子这头走到村子那头。

“我想去远方。”木脑壳对我说，“他们都说我坏话，因为我送鱼给你吃，他们嫉妒。”

5

睡在天桥下，总能看见月亮，稀薄的，里面有一棵树，一个人拿着斧子在砍树。他抽出斧子，树就像水一样合拢。我盯着他。他一直砍。老鼠和蟑螂爬到我的腿上。天桥底下长出了水泥钉，他们用棍子挑散我的家，扔到垃圾桶里。我搬到公园后门，厕所边有一块空地，从那里可以看见公园景色。一个老头子拿把剑，这边刺一下，那边刺一下，将剑夹在腋窝里，用一条腿站着，手掌慢慢推开空气。

柔软的床有一条河那么宽，河水在太阳底下闪光。捡块瓦片打漂漂。瓦片在水面突突突突，像只逃跑的老鼠，一头钻进洞中。门忽然开了，“168，起来，准备去检查身体。”

圆圆的牛总统，后面跟着一个圆圆的女人，脸上粉白，眼线很黑，到眼角那儿往上一挑。唱草台子戏的演员，眼睛也画成这样。她的奶子堆得像两座坟，泥土几乎挤到下巴了。清明节，我从别人的坟山里扯来纸灯笼，插进妈妈和爸爸的坟山。清明节的雨水比眼泪多。妈妈说，眼泪解决不了任何问题，但是爸爸死的时候，她偷偷哭了好多次。

牛总统伸手拍拍坟墓，手掌和嫩肉撞击出啪啪的脆响声，坟墓颤波波的。

圆圆的女人挑起眼尾：“别，她看着呢。”

“她懂啥，跟条狗差不多。”牛总统在她两腿间擦掉手上的坟土，女人胸一挺，顶开了他。

他们哧哧地笑。她凑近我，眼尾角飞起来：“我猜你不是哑巴，你就是不想说话，对不？”

她的鼻子边围着一群小雀斑，嘴唇涂得鲜红，好像刚吃过人血馒头，一股血腥味。木脑壳就有这种味道。湖水是这种味道。村里也是这种味道。每天都有人吃鱼，剖鱼，晒鱼，鱼杂堆在阴沟里，到处有鱼骨头扎脚。

“我叫丁当，就是这种响声，你听……”女人弯起手指头，敲了敲床头柜，“丁……当。”

我听到“咚咚”两响。她说假话。

“这真是基地有史以来最健康的数据指标。”牛总统笑得露出了全部牙龈，“168，一路发啊。我就知道，这种到处流浪的野人，饥一餐，饱一餐，还不病不痛，准是一头健壮的小母牛……你瞧她那胳膊腿，那髌骨……眼睛黑白分明，头发墨黑，肾好，气血足，生上十胎八胎都没问题。丁当，你抓紧时间给她建档……很简单，从应聘资料中找模板，做一个完整的档案。大学毕业，身体健康，无遗传病史……智商的问题，还是得看运气的。哈哈。无本生利的好生意。”

“没想到你真的把她带回基地了，万一……”

“我观察了不下三个月，没有人知道她的来历，看样子是个南方人。”

“我总是觉得这事儿有点那个……”

“小丁当，你需要见见大世面。”牛总统揪了她屁股一把，拨通电话，“大兵，通知厨房，给168加料，先养上半个月。”

他侧转脸看着我，眼睛像两枚钱币，突然发出金色光芒。

远山像茅草房一样矮。阳光从屋顶斜射过来。女人们站好队，面向太阳。小将喊道：

“基地广播体操，现在开始……一、二、三、四，二、二、三、四，三、二、三、四……”

女人们伸手摘星，踢腿抽筋，一会儿抱着肚子摇晃，一会儿扭动脖子转圈。阳光在她们的脸上闪烁。

“168，放下那狗东西，跟上节奏。”被我咬过之后，小将不再靠近我。

白色，绿色，蓝色，红色。色彩翻动。太阳明晃晃的，像手术灯。

“问水，太烧了，让我放进去冰一冰，冰一冰就不疼了。”

木脑壳对我说。河边青草坡，河水波光闪烁。

“躺下。腿张开。”

“绑一下，别让她乱动。”

“你说，她是不是处女？”

“一个睡大街的傻子，肯定早被破了。”

“去年收到一个急性阑尾炎病人，癫老太婆，被很多人胡乱睡过，生了两个儿子，都不知道是谁的。”

“是嘛，刘医生，我是担着风险的……”

“老牛，你说得没错，看这对夫妇的运气了……他们是什么人？”

“不算穷，也不算富，独生子出车祸死了，想再生，可是女的年龄大了，心脏也不好……”

“现在查得很严……你知道，这是违法行医……我老婆都开始反对了……”

“富贵险中求啊，刘医生，每例手术费增加百分之二十，我想，你不会反对吧？”

“老朋友之间，最紧要要是合作愉快。”